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89



梅月堂金鰲新話

○萬福寺楞瀟記

南原有梁生者。早喪父母。未有妻室。獨居萬福寺之東房外。有梨花一株。方春盛開。如瓊樹銀堆。生每月夜。逡巡朗吟其下。詩曰。

一樹梨花伴寂寥。可憐辜負月明宵。青年獨臥孤窓畔。何處玉人吹鳳簫。

翡翠孤飛不作雙。鴛鴦失侶浴晴江。誰家有約敲碁子。夜卜燈花愁倚窓。

吟罷忽空中。有聲曰。君欲得好速。何憂不遂。生心喜。

欣魚莊文庫



個人研究費
沢田瑞穂
56-03370

F0189

梅月堂

之明日即三月二十四日也。州俗燃燈於萬福寺祈
福。士女駢集。各呈其志。日晚梵罷。人稀。生袖檮蒲。擲
於佛前。曰。吾今日與佛欲鬪。蒲戲。若我負。則設法筵。
以賽。若佛負。則得美女。以遂我願耳。祝訖。遂擲之。生
果勝。即跪於佛前。曰。業已定矣。不可誰也。遂隱於几
下。以候其約。俄而有一美姬。年可十五六。鬢淡飾。
儀容。婢灼如仙。妹天妃。望之。儼然。手携油瓶。添燈插
香。三拜而跪。噫而歎曰。人生薄命。乃如此邪。遂出懷
中狀詞。獻於臯前。其詞曰。某州某地。居住何氏。某竊
以曩者邊方失禦。倭寇來侵。于戈滿目。烽燧連年。焚

蕩室廬。虜掠生民。東西奔竄。左右逋逃。親戚僮僕。各
相亂離。妾以蒲柳弱質。不能遠逝。自入深閨。終守幽
貞。不爲行露之治。以避橫逆之禍。父母以女子守節。
不棄。避地僻處。僑居草野。已三年矣。然而秋月春花。
傷心虛度。野雲流水。無聊送日。幽居在空谷。歎平生
之薄命。猶宿度良宵。傷彩鸞之獨舞。日居月諸。魂銷
魄喪。夏夕冬宵。膽裂腸摧。惟願覺皇。曲垂憐愍。生涯
前定。業不可避。賦命有緣。早得歡娛。無任懇禱之至。
女既投狀。嗚咽數聲。生於隙中。見其姿容。不能定情。
揆出而言曰。向者投狀爲何事也。見女狀辭。喜溢於

面謂女子曰。子何如人也。獨來于此。女曰。妾亦人也。夫何疑訝之有。君但得佳匹。不必問各姓。若是其顛倒也。時寺已頽落。居僧住於一隅殿前。只有廊廡蕭然。獨存廊盡。處有板房甚窄。生挑女而入。女不之難。相與講歡。一如人間。將及夜半。月上東山。影入窓阿。忽有梵音。女曰。誰耶。將非侍兒來耶。兒曰。唯。向日娘子行不過中門。履不容數步。昨暮偶然而出。一何至於此極也。女曰。今日之事。益非偶然。天之所助。佛之所佑。逢一粲者。以為偕老也。不告而娶。雖明教之法典。式燕以邀。亦平生之奇遇也。可於茅舍取裯席酒。

果來侍兒一如其命。而往設筵於庭。時將四更也。鋪陳几案。素淡無文。而醪醴馨香。定非人間滋味。生雖疑惟談笑清婉。儀貌舒遲。意必貴家處子。踰牆而出。亦不之疑也。觴進。命侍兒歌以侑之。謂生曰。兒定仍舊曲。請自製一章。以侑如何。生欣然應之。曰。諾。乃製滿江紅一闕。命侍兒歌之。曰。

惻惻春寒。羅衫薄。幾回腸斷。金鴨冷。晚山凝黛。暮雲張。繖錦帳。鴛衾無與伴。寶釵半倒。吹龍管。可惜許。光陰易跳丸。中情懣。燈無焰。銀屏短。徒技淚。誰從欸喜。今宵鄒律一吹。回暖破我佳城。千古恨。細

歌金縷傾銀椀。悔昔時抱恨蹙眉兒。眼孤館。

歌竟。女慙然曰。曩者蓬島失當時之約。今日瀟湘有故人之逢。得非天幸耶。郎若不我遐棄。終奉巾櫛。如失我願。永隔雲泥。生聞此言。一感一驚。曰。敢不從命。然其態度不凡。生熟視所為。時月掛西峯。鷄鳴荒村。寺鐘初擊。曙色將暝。女曰。兒可撤席而歸。隨應隨滅。不知所之。女曰。因緣已定。可同携手。生執女手。經過間閭。犬吠於籬。人行於路。而行人不知。與女同歸。但曰。生早歸。何處。生荅曰。適醉卧萬福寺。投故友之村墟也。至詰朝。女引至草莽間。零露灑灑。無逕路可遵。

生曰。何居處之若此也。女曰。嫺婦之居固如此耳。女又詭曰。於邑行路。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生又詭之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吟而笑傲。遂同去。開寧洞。蓬蒿蔽野。荊棘參天。有一屋小而極麗。邀生俱入。裊褥帳幃。極整如昨夜所陳。留三日。歡若平生。然其侍兒美而不黠。器皿潔而不文。意非人世。而繾綣意篤。不復思慮已。而女謂生曰。此地三日不下三年。君當還家。以顧生業也。遂設離宴。以別。生悵然曰。何遽別之速也。女曰。當再會。以盡平生之願。余今日到此。弊居必有夙緣。宜見鄰里族親。如何。生

曰。諾。卽命侍兒報四鄰以會。其一曰鄭氏。其二曰吳氏。其三曰金氏。其四曰柳氏。皆貴家巨族。而與女子同閭。開親戚而處子者也。性俱溫和。風韻不常。而又聰明識字。能爲詩賦。皆作七言短篇四首。以贖鄭氏態度。風流雲鬢。掩鬢乃噫而吟曰。

春宵花月兩嬋娟。長把春愁不記年。自恨不能如比翼。雙雙相戲舞青天。

漆燈無焰夜如何。星斗初橫月半斜。惆悵幽宮人不到。翠衫撩亂鬢鬢駢。標梅情約竟蹉跎。辜負春風事已過。枕上淚痕幾

圓點。滿庭山雨打梨花。

一春心事已無聊。寂寞空山幾度宵。不見藍橋經過客。何年裴航遇雲翹。

吳氏了鬢妖弱。不勝情態。繼吟曰。

寺裏燒香歸去來。金錢暗擲竟誰媒。春花秋月無窮恨。銷却樽前酒一杯。

溥溥曉露浥桃腮。幽谷春深蝶不來。却喜隣家銅鏡合。更歌新曲酌金罍。

年年燕子舞東風。腸斷春心事已空。羨却芙蓉猶並蒂。夜深同浴一池中。

一層樓在碧山中連理枝頭花正紅却恨人生不如樹青年薄命淡凝瞳

金氏整其容儀儼然染翰責其前詩浩佚太甚而言曰今日之事不必多言但叙光景胡乃陳懷以失其節傳鄙懷於人間遂朗然賦曰

杜鵑鳴了五更風寥落星河已轉東莫把玉蕭重再弄風情恐與俗人通

滿酌烏程金叵羅會須取醉莫辭多明朝捲地東風惡一段春光奈夢何
綠紗衣袂懶來垂絃管聲中酒百卮清興未闌歸

殊可更將新語製新詞

幾年塵土惹雲鬢今日逢人一解顏莫把高唐神境事風流話柄落人間

柳氏淡粧素服不甚華麗而法度有常沉默不言微笑而題曰

確守幽貞經幾年香魂玉骨掩重泉春宵每與姮娥伴叢桂花邊愛獨眠

却笑東風桃李花飄飄萬點落人家平生莫把青蠅點誤作崑山玉上瑕
脂粉慵拍首似蓬塵埋香匣綠生銅今朝幸預鄰

家宴羞看冠花別樣紅。

娘娘今配白面郎。天定因緣契闊香。月老已傳琴瑟線。從今相待似鴻光。

女乃感柳氏終篇之語。出席而告曰。余亦粗知字畫。獨無語乎。乃製近體七言四韻以賦曰。

開寧洞裏抱春愁。花落花開感百憂。楚峽雲中君不見。湘江竹下泣盈眸。晴江日暖鴛鴦並。碧落雲銷翡翠遊。好是同心雙綰結。莫將紈扇怨清秋。生亦能文者。見其詩法清高。音韻鏗鏘。嗚嗚不已。即於席前走書古風長短篇一章以答曰。

今夕何夕見此仙。姝花顏何焯灼。絳唇似櫻珠。風騷尤巧妙。易安當含糊。織女投機下。天津嫦娥拋。杵離清都靚粧照。此玳瑁筵。羽觴交飛。清讌娛。兩尤雲雖未慣。淺斟低唱。相怡愉。自喜誤入蓬萊島。對此仙府風流徒。瑤漿瓊液溢芳樽。瑞腦霧噴金猊爐。白玉床前香肩飛。微風撼彼青莎厨。真人會我合盞卮。綵雲冉冉相縈紆。君不見文蕭遇彩鸞。張碩逢杜蘭。人生相合定有緣。會須舉白相闌珊。娘子何爲出。輕言道我掩棄秋風紈。世世生生爲配耦。花前月下相盤桓。

酒盡相別。女出銀椀一具。以贈生。曰：「明日父母飯我于寶蓮寺。若不遺我。請遲于路上同歸。」梵宇同觀。父母如何。生曰：「諾。」生如其言。執椀待于路上。果見巨室右族。薦女子之大祥。車馬駢闐。上于寶蓮。見路傍有一書生。執椀而立。從者曰：「娘子殉葬之物。已爲他人所偷矣。」主曰：「如何從者？」曰：「此生所執之椀。遂聚馬以問生。如其前約。以對父母。感訝良久。曰：「吾止有一女子。當寇賊傷亂之時。死於干戈。不能窺寔。殯于開寧寺之間。因循不葬。以至于今。今日大祥已至。暫設齋筵。以追冥路。君如其約。請俟女子以來。願勿愕也。」言

訖。先歸。生佇立以待。及期。果一女子從侍婢。腰負而來。卽其女也。相喜。携手而歸。女入門。禮佛。投于素帳之內。親戚寺僧皆不之信。唯生獨見。女謂生曰：「可同茶飯。」生以其言告于父母。父母試驗之。遂命同飯。唯聞匙筋聲。一如人間。父母於是驚歎。遂勸生同宿帳側。中夜言語琅琅。人欲細聽。驟止其言。曰：「妾之犯律。自知甚明。少讀詩書。粗知禮義。非不諳褻裳之可愧。相鼠之可赧。然而久處蓬蒿。拋棄原野。風情一發。終不能戒。曩者梵宮祈福。佛殿燈香。自嘆一生之薄命。忽遇三世之因緣。擬欲荆釵。髻奉高節。於百年。誓

酒縫裳修婦道於一生自恨業不可避冥道當然歡
娛味極哀別遽至今則步蓮入屏阿香輾車雲雨霽
於陽臺烏鵲散於天津從此一別後會難期臨別悽
惶不知所云送魂之時哭聲不絕至于門外但隱隱
有聲曰冥數有限慘然將別願我良人無或踈闊哀
哀父母不我匹兮漠漠九原心糾結兮餘聲漸滅嗚
哽不分父母已知其實不復疑問生亦知其為鬼尤
增傷感與父母聚頭而泣父母謂生曰銀枕任君所
用但女子有田數頃蒼赤數人君當以此為信勿忘
吾女子翌日設牲宰明酒以尋前迹果一殯葬處也

生設奠哀慟焚楮鏹于前遂葬焉作文以弔之曰
惟靈生而溫麗長而清淳儀容侔於西施詩賦高
於淑真不出香閨之內常聽鯉庭之箴逢亂離而
璧完遇寇賊而珠沉托蓬蒿而獨處對花月而傷
心腸斷春風哀杜鵑之啼血膽裂秋霜歎紈扇之
無緣嚮者一夜邂逅心緒纏綿雖識幽冥之相隔
實盡魚水之同歡將謂百年以偕老豈期一夕而
悲酸月窟駘鸞之姝巫山行雨之娘地黯黯而莫
歸天漠漠而難望人不言兮恍惚出不逝兮蒼茫
對靈幃而掩泣酌瓊漿而增傷感音容之窈窕想

言語之琅琅。嗚呼哀哉。尔性聰慧。尔氣精詳。三魂
縱散。一靈何上。應降臨而陟庭。或薰高而在傍。雖
死生之有異。庶有感於些章。

後極其情哀。盡賣田舍。追薦再三夕。女於空中唱曰。
蒙君薦拔。已於他國為男子矣。雖隔幽冥。寔深感佩。
君當復修淨業。同脫輪回。生後不復婚嫁。入智異山。
採藥。不知所終。

李生窺牆傳

松都有李生者。居駱馳橋之側。年十八。風韻清邁。天
資英秀。常詣國學。讀詩路傍。善竹里有巨室。處子崔

氏。年可十五六。態度艷麗。工於刺繡。而長於詩賦。世
稱風流李氏子。窈窕崔家娘。才色若可餐。可以療飢
腸。李生嘗挾冊詣學。常過崔氏之家。比牆外。垂楊裊
裊數十株。環列。李生憇於其下。一日窺牆內。名花盛
開。蜂鳥爭喧。傍有小樓。隱映於花叢之間。珠簾半掩。
羅幃低垂。有一美人。倦繡停針。支頤而吟曰。

獨倚紗窓刺繡遲。百花叢裏轉黃鸝。無端暗結東
風怨。不語停針有所思。
路上誰家白面郎。青衿大帶映垂楊。何方可化堂
中燕。伍掠珠簾斜度牆。

生聞之不勝投癢然其門戶高峻庭闈深邃但快快而去還時以白紙一幅作詩三首繫尾磔投之曰

巫山六六霧重回半露芙蓉堆惱却襄王孤枕夢肯為雲雨下陽臺

相如欲挑卓文君多少情懷已十分紅粉墻頭桃李艷隨風何處落續粉

好因緣邪惡因緣空把愁腸日抵年二十八字媒已就藍橋何日遇神仙

崔氏命侍婢香兒往見之即李生詩也披讀再三心自喜之以片簡又書八字投之曰將子無疑昏以為

期生如其言乘昏而往忽見桃花一枝過墻而有搯鼻之影往視之則以鞦韆絨索繫竹堦下垂生攀緣而踰會月上東山花影在地清香可愛生意謂已入仙境心雖竊喜而情密事秘毛髮盡豎同睇左右女已在花叢裏與香兒折花相戴鋪芻僻地見生微笑口占二句先唱曰

桃李枝間花富貴鴛鴦枕上月嬋娟

生續吟曰

他時漏洩春消息風雨無情亦可憐
女變色而言曰本欲與君終奉箕箒永結歡娛即何

言之若是遽也。妾雖女類，心意泰然。丈夫意氣，肯作此語乎？他日閨中事洩，親庭譴責，妾以身當之。香兒可於房中賚酒果，以進兒，如命而往。四座寂寥，聞無人聲。生問曰：此是何處？女曰：此是北園中小樓下也。父母以我一女，情鍾甚篤，別構此樓于芙蓉池畔。方春時，名花盛開，欲使我從侍兒遨遊耳。親闈之居，闈閣深邃，雖笑語啞啞，亦不能卒尔相聞也。女酌綠蟻，一卮勸生，口占古風一篇曰：

曲闌下壓芙蓉池，池上花叢人共語。香霧霏霏春融融，製出新詞歌白紵。月轉花陰入甃甃，共挽長

條落紅雨。風攪清香襲衣，買女初踏春陽舞。羅衫輕拂海棠枝，驚起花間宿鸚鵡。

生卽和之曰：

誤入桃源花爛熳，多少情懷不能語。翠鬢雙縮金釵低，楚楚春衫裁綠紵。東風初拆並蒂花，莫使繁枝戰風雨。飄飄仙袂影婆娑，叢桂陰中素娥舞。勝事未了愁必隨，莫製新詞教鸚鵡。

飲罷，女謂生曰：今日之事，必非少緣。郎須尾我以遂情款，言訖，女從北窓入。生隨之，樓梯在房中，緣梯而昇，果其樓也。文房几案極其濟楚，一壁展煙江疊嶂。

圖幽篁古木圖皆名畫也。題詩其上。詩不知何人所
作。其一曰。

何人筆端有餘力。寫此江心千疊山。壯哉方壺三
萬丈。半出縹緲烟雲間。遠勢微茫幾百里。近見峯
嶺青螺鬢。滄波森森浮遠空。日暮遙望愁鄉關。對
此令人意蕭索。疑泛湘江風雨灣。

其二曰

幽篁蕭颯如有聲。古木偃蹇如有情。狂根盤屈惹
莓苔。老幹夭矯排風雷。胸中自有造化窟。妙處豈
與傍人說。韋偃與可已爲鬼。漏洩天機知有幾。晴

窓喀然淡相對。愛看幻墨神三昧。

一壁貼四時景。各四首。亦不知其何人所作。其筆則
摹松雪真字。體極精妍。其一幅曰。

芙蓉帳暖香如縷。窗外霏霏紅杏雨。樓頭殘夢五
更鐘。百舌啼在辛夷塢。

燕子日長閉閣深。懶來無語停金針。花底雙雙蛺
蝶飛。爭趁落花庭院陰。

嫩寒輕透綠羅裳。空對春風暗斷腸。脉脉此情誰
料得。百花叢裏舞鴛鴦。

春色深藏黃四家。深紅淺綠映窓紗。一庭芳草春

心苦輕揭珠簾看落花

其二幅曰

小麥初胎乳燕斜南園開遍石榴花綠窻兒女并
刀響擬試紅裙剪紫霞

黃梅時節雨廉纖鷺轉槐陰燕入簾又是二年風
景老棟花零落笋生尖

手拍青杏打鷺兒風過南軒日影遲荷葉已香池
水滿碧波深處浴鷓鴣

藤床筠簟浪波紋屏畫瀟湘一抹雲懶慢不堪醒
午夢半窻斜日欲西曛

其三幅曰

秋風策策秋露凝秋月娟娟秋水碧一聲二聲鴻
鴈歸更聽金井梧桐葉

床下百虫鳴唧唧床上佳人珠淚滴良人萬里事
征戰今夜玉門關月白

新衣欲製剪刀冷低喚兒呼熨斗熨斗火銷全
未省細撥秦箏又搔首

小池荷盡芭蕉黃鴛鴦尾上粘新霜舊愁新恨不
能禁况聞蟋蟀鳴洞房

其四幅曰

一枝梅影向窗橫。風緊西廊。月色明。爐火未銷。金
筋撥。旋呼丫髻。換茶鐘。

林葉頻驚。半夜霜回。風飄雪入。長廊無端。一夜相
思。夢都在。冰河古戰場。

滿窗紅日似春溫。愁鎖眉峯。著睡痕。膽瓶小梅腮
半吐。含羞不語。綉雙鴛。

剪剪霜風掠北林。寒烏啼月正關心。燈前為有思
入淚。滴在穿絲小挂針。

一傍別有小室一區。帳褥衾枕亦甚整麗。帳外
焚蘭膏。熒煌映徹。恍如白晝。生與女極其情歡。遂

留數日。一日生謂女曰。先聖有言。父母在遊必有方。
而今我定省已過三日。親必倚閭而望。非人子之道
也。女惻然而領之。踰垣而遣之。生自是以後無夕而
不往。一夕李生之父問曰。汝朝出而暮還者。將以學
先聖仁義之格言。昏出而曉還。當為何事。必作輕薄
子。踰垣墻。折樹檀耳。事如彰露。人皆譴我。教子之不
嚴。而如其女定是高門右族。則必以爾之狂狡。穢彼
門戶。獲戾人家。其事不小。速去。嶺南率奴隸監農。勿
得復還。節於翌日。謫送蔚州。女每夕於花園待之。數
月不還。女意其得病。命香兒密問於李生之鄰。鄰人

曰李郎得罪於家君去嶺南已數月矣女聞之臥疾
在床輾轉不起水漿不入於口言語支離肌膚憔悴
父母恠之問其病狀喑喑不言搜其箱篋得李生前
日唱和詩擊節驚訝曰幾中失我女子矣問曰李生
誰耶至是女不復隱細語在咽中告父母曰父親無
親鞠育恩深不能相匿竊念男女相感人情至重是
以標梅追吉咏於周南成匪之凶戒於義易自將蒲
柳之質不念桑落之詩行露沾衣竊被傍人之嗤絲
蘿托木已作媚兒之行罪已貫盈累及門戶然而彼
狡童兮一偷賈香干生喬怨以眇眇之弱軀忍悄悄

之獨處情念日深沉痾日篤濱於死地將化窮鬼父
母如從我願終保餘生倘違情款斃而有已當與李
生重遊黃壤之下誓不登他門也於是父母已知其
志不復問病且警且誘以寬其心復修媒妁之禮問
于李家李氏問崔家門戶優劣曰吾家豚犬雖年少
風狂學問精通身彩似人所冀捷龍頭於異日白鳳
鳴於他年不願速求婚媾也媒者以言返告崔氏復
遣曰一時朋伴皆稱令嗣才華適人今雖蟠屈豈是
池中之物宜速定嘉會之晨以合二姓之好媒者又
以其言返告李生之父曰吾亦身以把冊窮經年老

無成。奴僕連逃，親戚寡助，生涯踈闊。家計伶俜，而况
巨家大族，豈以一人寒儒留意為贅郎乎？是必好事
者過譽吾家，以誣高門也。媒又告崔家，崔家曰：納采
之禮，裝束之事，吾盡辦矣。宜差穀且以定花燭之期。
媒者又返告之李家，至是稍回其意，即遣人召生問
之。生喜不自勝，乃作詩曰：

破鏡重圓會有時，天津烏鵲助佳期。從今月老纏
繩去，莫向東風怨子規。

女聞之，病亦稍愈。又作詩曰：
惡因緣是好因緣，盟語終須到底圓。共輓鹿車何

日是倩人扶起理花鋤

於是擇吉日，遂定婚禮，而續其弦焉。自同牢之後，夫
婦愛而敬之，相待如賓。雖鴻光鮑桓不足言其節義
也。生五年捷高科，登顯仕，聲價聞于朝著。辛丑年紅
賊據京城，王移福州。賊焚蕩室廬，鬻炙人畜。夫婦親
戚不能相保，東奔西竄，各自逃生。生挈家隱匿窮崖。
有二賊拔劍而逐生，奔走得脫。女為賊所虜，欲逼之。
女大罵曰：虎鬼殺咱，我寧死，非於豺狼之腹中安能
作狗彘之匹乎？賊怒殺而剛之。生竄于荒野，僅保餘
軀。聞賊已滅，遂尋父母，舊居其家已為兵火所焚。又

至女家。廊廡荒涼。鼠啣鳥喧。悲不自勝。登于小樓。投
淚長噓。奄至日暮。塊然獨坐。佇思前遊。宛如一夢。將
及二更。月色微吐。光照屋梁。漸聞廊下有窸然之音。
自遠而近。至則崔氏也。生雖知已死。愛之甚篤。不復
疑訝。遽問曰。避於何處。全其軀命。女執生手。慟哭下
聲。乃叙情曰。妾本良族。幼承庭訓。工刺繡裁縫之事。
學詩書仁義之方。但識閨門之治。豈解境外之修。然
而一窺紅杏之墻。自獻碧海之珠。花前一笑。恩結平
生。帳裏重蓮。情愈百年。言至於此。悲慟曷勝。將謂偕
老而歸。居豈意橫折而顛溝。終不委身於豺虎。自取

磔肉於泥沙。固天性之自然。匪人情之可忍。却恨一
別於窮崖。竟作分飛之匹鳥。家亡親沒。傷帶魄之無
依。義重命輕。幸殘軀之免辱。誰憐寸寸之灰心。徒結
斷斷之腐腸。骨骸暴野。肝膽塗地。細料昔時之歡娛。
適為當日之愁冤。今則鄒律已吹於幽谷。倩女再返
於陽間。蓬萊一紀之約。綢繆聚窟三生之香。芬郁重
契。聞於此時期。不負乎前盟。如或不忘。終以為好。李
郎其許之乎。生喜且感曰。固所願也。相與款曲抒情。
言及家產被寇掠有無。女曰。一分不失。埋於某山。某
谷也。又問。兩家父母骸骨安在。女曰。暴棄某處。斂情

罷同寢極歡如昔。明白與生俱往。尋瘞處果得金銀
數錠。及財物若干。又得收拾兩家父母骸骨。買金賣
財。各合葬於五冠山之麓。封樹祭獻。皆盡其禮。其後
生亦不求仕宦。與崔氏居焉。幹僕之逃生者。亦自來
赴。生自是以後。懶於人事。雖親戚賓客。賀吊杜門不
出。常與崔氏或酬或和。琴瑟偕和。荏苒數年。一夕女
謂生曰。三遇佳期。世事蹉跎。歡娛不厭。哀別遽至。遂
嗚咽數聲。生驚問曰。何故至此。女曰。冥數不可躲也。
天帝以妾與生緣分未斷。又無罪障。假以幻體。與生
暫割愁腸。非久留人世。以惑陽人。命婢兒進酒歌玉

樓春一闋以侑生歌曰。

干戈滿目交揮處。玉碎花飛。鴛鴦失侶。殘骸狼籍。竟
誰埋。血汚遊魂無與語。高唐一下。巫山女。破鏡重
分。心慘楚。從茲一別。兩茫茫。天上人間音信阻。
每歌一聲。飲泣數下。殆不成腔。生亦悽惋不已。曰。寧
與娘子同入九泉。豈可無聊。獨保殘生。向者傷亂之
後。親戚僮僕。各相亂離。亡親骸骨。狼籍原野。儻非娘
子。誰能負埋。古人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盡在
娘子。天性之純孝。人情之篤厚也。感激無已。自愧可
勝。願娘子淹留人世百年之後。同作塵土。女曰。李郎

之壽剩有餘紀。妾已載鬼錄，不能久視。若固眷戀人間，違犯條令，非唯罪我，兼亦累及於君。但妾之遺骸散於某處，倘若垂恩，勿暴風日相視，泣下數行云。李即珍重，言訖漸滅，了無踪跡。生拾骨附葬于親墓傍。既葬，生亦以追念之，故得病數月，而卒。聞者莫不傷歎而慕其義焉。

○醉遊浮碧亭記

平壤古朝鮮國也。周武王克商，訪箕子，陳洪範九疇之法。武王封于此地，而不臣也。其勝地則錦繡山、鳳凰臺、綾羅島、麒麟窟、朝天石、楸南墟，皆古跡。而永明

寺、浮碧亭其一也。永明寺即東明王九梯宮也。在郭外東北廿里，俯瞰長江，遠矚平原，一望無際，真勝境也。畫舸商舶，晚泊于大同門外之柳磯，留則必沂流而上，縱觀于此。極歡而旋，亭之南有鍊石層梯，左曰青雲梯，右曰白雲梯，刻之于石，立華柱以為好事者玩。天順初，松京有富室洪生，年少，美姿容，有風度，又善屬文。值仲秋望，與同伴抱布貿絲于箕城，泊舟艦岸。城中名娼皆出圍閣而相成焉。城中有故友李生，設宴以慰生，酣醉回舟，夜涼無寐，忽憶張繼楓橋夜泊之詩，不勝清興，乘小艇，載月打槳而上。期興盡而

返至則浮碧亭下也。繫纜蘆叢躡梯而登。憑軒一望。朗吟清嘯。時月色如海。波光如練。鳴叫汀沙。鶴警於露凜然。如登清虛紫府也。顧視故都。烟籠粉堞。浪打孤城。有麥秀殷墟之歎。乃作詩六首曰。

不堪吟上泚江亭。嗚咽江流腸斷聲。故國已銷龍虎氣。荒城猶帶鳳凰形。汀沙月白迷歸鴈。庭草烟收點露螢。風景蕭條人事換。寒山寺裏聽鍾鳴。
帝宮秋草冷。淒淒回磴雲。遮徑轉迷妓館。故基荒齋合。女牆殘月夜烏啼。風流勝事成塵土。寂寞空城蔓蒺藜。唯有江波依舊咽。滔滔流向海門西。

泚江之水碧於藍。千古興亡恨不堪。金井水枯垂薜荔。石壇苔蝕擁檉楠。異鄉風月詩千首。故國情懷酒半酣。月白倚軒眠不得。夜深香桂落毵毵。
中秋月色正嬋娟。一望孤城一悵然。箕子廟庭喬木老。檀君祠壁女蘿緣。英雄寂寞今何在。草樹依稀問幾年。唯有昔時端正月。清光流彩照衣邊。
月出東山鳥鵲飛。夜深寒露襲人衣。千年文物衣冠盡。萬古山河城郭非。聖帝朝天今不返。閑談落世竟誰依。金輦麟馬無行迹。輦路草荒僧獨歸。
庭草秋寒玉露凋。青雲橋對白雲橋。隋家士卒隨

鳴瀨。帝子精靈化。怨蛭。馳道煙埋。香輦絕。行宮松
 偃暮鐘。掩登高作賦。誰同賞。月白風清。興未消。
 生吟罷。撫掌起舞。踟躕。每吟一句。歎歎數聲。雖無扣
 絃吹簫。唱和之樂。中情感慨。足以舞幽壑之潛蛟。泣
 孤舟之發婦也。吟盡欲返。夜已三更矣。忽有琵琶音自
 西而至者。生意謂寺僧聞聲。驚訝而來。坐以待之。見
 則一羨娥也。鬢隨侍左右。執玉柄拂。一執輕羅
 扇。威儀整齊。狀如貴家處子。生下階而避之。于墻隙
 以觀其所為。娥倚于南軒。看月微吟。風流態度。儼然
 有序。侍兒捧雲錦茵席。以進。改容就坐。琅然言曰。此

間有哦詩者。今在何處。我非花月之妖。步蓮之妹。幸
 值今夕。長空萬里。天闊雲收。冰輪飛而銀河淡。桂子
 落而瓊樓寒。一觴一咏。暢叙幽情。如此良夜。何生一
 恐一喜。踟躕不已。作小聲咳嗽。侍兒尋聲而來。請曰。
 主母奉邀。生踟躕而進。且拜且跪。娥亦不之甚敬。但
 曰。子亦登此侍兒。以短屏乍掩。只半面相看。從容言
 曰。子之所吟者。何語也。為我陳之。生一一以誦。娥笑
 曰。子亦可與言詩者也。即命侍兒進酒。一行殺饌。不
 似人間。試啖堅硬。莫吃酒。又苦不能嚼。娥莞爾曰。俗
 士那知。白玉醴。紅虬脯。乎。命侍兒云。汝速去。神護寺。

乞僧飯少許來寺羅漢像在處兒承命而往須臾得來即飯也。又無下飯。又命侍兒曰。汝去酒巖乞饌來。巖上有漱龍在處須臾得鯉炙而來。生啗之。啗訖。娥已依生詩以和其意。寫於桂箋。使侍兒投于生前。其詩曰。

東亭今夜月明多。清話其如感慨何。樹色依稀青蓋展。江流歛艷練裙拖。光陰忽盡若飛鳥。世事屢驚如逝波。此夕情懷誰了得。數聲鐘磬出煙蘿。
故城南望浪江分。水碧沙明叫鴈群。麟駕不來龍已去。鳳吹曾斷土為墳。晴嵐欲雨詩圓就。野寺無人酒半醺。忍看銅駝沒荊棘。千年蹤跡化浮雲。

草根咽咽泣寒蟄。一上高亭思渺茫。斷雨殘雲傷往事。落花流水感時光。波添秋氣潮聲壯。樓蘸江心月色涼。此是昔年文物地。荒城踈樹惱人腸。
錦繡山前錦繡堆。江楓掩映古城隈。丁東何處秋砧苦。欸乃一聲漁艇回。老樹倚巖緣薜荔。斷碑橫草惹莓苔。凭欄無語傷前事。月色波聲總是哀。
幾介踈星點玉京。銀河清淺月分明。方知好事皆虛事。難卜他生遇此生。醺醺一樽宜取醉。風塵三尺莫嬰情。英雄萬古成塵土。世上空餘身後名。
夜如何其夜向闌。女牆殘月正團團。君今自是兩

塵隔遇我却賭千日歡。江上瓊樓人欲散。階前玉樹露初溥。欲知此後相逢處。桃熟蓬生碧海乾。生得詩且喜猶恐其返也。欲以談話留之。問曰。不敢問姓氏。族譜。娥噫而答曰。弱質殷王之裔。箕氏之女。我先祖實封于此。禮樂典刑。悉遵湯訓。以八條教民。文物鮮華。千有餘年。一旦天步艱難。灾患奄至。先考敗績。匹夫之手。遂失宗社。衛贖乘時。竊其實位。而朝鮮之業墜矣。弱質顛蹶狼籍。欲守貞節。待死而已。忽有神人撫我曰。我亦此國之鼻祖也。享國之後。入于海島。為仙不死者。已數千年。汝能隨我。紫府玄都。逍

遙娛樂乎。余曰諾。遂提携引我。至于所居。作別館。以待之。餌我以玄洲不死之藥。服之累日。忽覺身輕氣健。磔磔然如有換骨焉。自是以後。逍遙九垓。儻然六合。洞天福地。十洲三島。無不遊覽。一日秋夫晃朗。玉宇澄明。月色如水。仰視蟾桂。飄然有遐舉之志。遂登月窟。入廣寒清虛之府。拜嫦娥於水晶宮裏。嫦娥以我貞靜能文。誘我曰。下土仙境。雖云福地。皆是風塵。豈如履青冥。騎白鸞。挹清香於丹桂。服寒光於碧落。遨遊玉京。游泳銀河之勝也。即命為香案侍兒。周旋左右。其樂不勝可言。忽於今宵作卿并念。下顧蜉蝣。

臨睨故鄉物是人非皓月掩烟塵之色白露洗塊蘇
之累辭下清霄冉冉一降拜于祖墓又欲一玩江亭
以暢情懷適逢文士一喜一赧輒依瓊瑤之意敢展
驚鈍之筆非敢能言聊以叙情耳生再拜稽首曰下
土愚昧甘與草木同腐豈意與王孫天女敢望唱和
乎生卽於席前一覽而記又俯伏曰愚昧宿障深厚
不能大嚼仙羞何幸粗知字畫稍解雲謠真一奇事
也四美難具請復以江亭秋夜詩月爲題押四十韻
教我佳人領之濡筆一揮雲煙相軋走書卽賦曰
月白江亭夜長空玉露流清光蘸河漢灝氣披梧

楸皎潔三千界嬋娟十二樓纖雲無半點輕颯拭
雙眸歛澀隨流水依稀送去舟能窺蓬戶隙偏映
荻花洲似聽霓裳奏如看玉斧修蚌珠胚貝關犀
暈倒閭浮願與知微翫常從公遠游芒寒驚魏鶴
影射喘吳牛隱隱青山郭團團碧海陬共君開鑰
匙乘輿上簾鉤李子停盃日吳生斫桂秋素屏光
粲爛紈幄細雕鏤寶鏡磨初掛冰輪駕不留金波
何穆穆銀漏正悠悠拔劍妖蟆斫張羅競兔罟天
衢新雨霽石逕淡煙收檻壓千章木階臨萬丈湫
關河誰失路鄉國幸逢儔桃李相投報鬪觴可獻

酬好詩爭刻燭。美酒刺添籌。爐爆烏銀片。鑿翻蟹
 眼漚。龍涎飛。睡鴨瓊液滿。癭甌鳴鶴孤。松警啼螢
 四壁愁。胡床殷庾話。晉渚謝袁遊。彷彿荒城在。蕭
 森草樹稠。青楓搖湛湛。黃葦冷颼颼。仙境乾坤闊
 塵間甲子遒。故宮禾黍穗。野廟梓桑樛。芳臭遺殘
 碣。興亡問泛鷗。織阿常仄滿。累塊幾蜉蝣。行殿為
 僧舍。前王葬虎丘。螢燐隔幔小。鬼火傍林幽。吊古
 多垂淚。傷今自買憂。檀君餘木覓。箕邑只溝婁。窟
 有騏驎跡。原逢肅慎鏃。蘭香還紫府。織女駕蒼虬。
 文士停花筆。仙娥罷坎塢。曲終人欲散。風靜櫓聲

承

寫訖擲筆凌空而逝。莫測所之。將歸使侍兒傳命曰。
 帝命有嚴。將騏驎白鸞。清話未盡。愴我中情。俄而回颺。
 捲地吹倒。生座掠詩而去。亦不知所之。蓋不使異話
 傳播人間也。生惺然而立。藐爾而思。似夢非夢。似真
 非真。倚闌注想。盡記其語。因念奇遇而未盡情款。乃
 追懷以吟曰。

雲雨陽臺一夢間。何年重見玉簫環。江波縱是無
 情物。嗚咽哀鳴下別灣。
 吟訖四盼山寺鐘鳴。水村鷄唱。月隱城西。明星曄曄。

但聽鼠啾于庭。虫鳴于座。悄然而悲。肅然而恐。愴乎其不可留也。返而登舟。快快鬱鬱。抵于故岸。同伴競問曰。昨宵托宿甚處。生給曰。昨夜把竿乘月。至長慶門外。朝天石畔。欲釣錦鱗。會夜涼水寒。不得一鮒。何恨如之。同伴亦不之疑也。其後生念娥得勞瘵。庭羸之疾。先抵于家。精神恍惚。言語無常。展轉在床。久而不愈。生一日夢見淡妝美人來告曰。主母奏于上皇。上皇惜其才。使隸河鼓幕下。爲從事。上帝敕汝其可避乎。生驚覺。命家人沐浴更衣。焚香掃地。鋪席于庭。支願輜卧。奄然而逝。卽九月望日也。殯之數日。顏色

不變。人以爲遇仙。屍解云。

南炎浮州志

成化初。慶州有朴生者。以儒業自勉。常補太學館。不得登。一試常快快有憾。而意氣高邁。見勢不屈。人以爲驕俠。然對人接話。淳慮慤厚。一鄉稱之。生嘗疑浮屠巫覡鬼神之說。猶豫未決。旣而質之中庸參之易辭。自負不疑。而以淳厚故。與浮屠交。如韓之顛柳之異者。不過三二人。浮屠亦以文士交。如遠之宗雷道之王謝。爲莫逆友。一日因浮屠問天堂地獄之說。復疑云。天地一陰陽耳。那有天地之外。更有天地。必訛

辯也。問之浮屠。浮屠亦不能決。答而以罪福響應之。說蒼之生亦不能心服也。常著一理論以自警。蓋不爲他岐所惑。其略曰。

常聞天下之理一而已矣。一者何。無二致也。理者何。性而已矣。性者何。天之所命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所謂理者。於日用事物上各有條理。語父子則極其親。語君臣則極其義。以至夫婦長幼。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而理之具於吾心者也。循其理則無適而不安。逆其理而拂性。則留逮窮理盡性。究此者也。格

物致知。格此者也。蓋人之生。莫不有是心。亦莫不有是性。而天下之物亦莫不有是理。以心之虛靈循性之固然。卽物而窮理。因事而推源。以求至乎其極。則天下之理無不著現明顯。而理之至極者。莫不森於方寸之內矣。以是而推之。天下國家無不包。括無不該。合參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惑。歷之古今而不墜。儒者之事止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理哉。彼異端之說。吾不足信也。一日於所居室中。夜挑燈讀易。支枕假寐。忽到一國。乃洋海中一島嶼也。其地無草木沙礫。所履非銅則

鐵也。晝則烈焰亘天。大地融冶。夜則凄風自西。砭人
肌骨。吒波不勝。又有鐵崖如城。緣于海濱。只有一鐵
門。宏壯。關鍵甚固。守門者。啄牙。擗惡。執戈。鎚。以防外
物。其中居民。以鐵爲室。晝則焦爛。夜則凍烈。唯朝暮
蠶蟲。似有笑語之狀。而亦不甚苦也。生驚愕。逡巡守
門者。喚之。生遑遽。不能違命。蹶躄而進。守門者。豎戈
而問曰。子何如人也。生慄且答曰。某國某土某。一介
迂儒。干冒靈官罪。當寬宥。法當矜恕。拜伏再三。且謝
。擔揆。守門者曰。爲儒者。當逢威不屈。何磬折之如是。
吾儕欲見識理君子久矣。我王亦欲見如君者。以

語傳白于東方。以坐。吾將告子。于王言訖。趨踰而入。
俄然出。語曰。王欲延子於便殿。子當以訐言對。不可
以威厲諱。使我國人民得聞大道之要有。黑。衣。白。衣。
二童。手把文卷。而出。一黑質青字。一白質朱字。張于
生之左右。以示之。生見朱字有名。姓曰現住某國。朴
某。今生無罪。當不爲此國民。生問曰。示不肖。以文卷
何也。童曰。黑質者惡簿也。白質者善簿也。在善簿者。
王當以聘士禮迎之。在惡簿者。雖不加罪。以民隸例
勅之。王若見生禮當詳悉。言訖。持薄而入。須臾。颯輪
寶車。上施蓮座。嬌童彩女。執拂。擎蓋。武隸。邏卒。揮戈

梅金齋
喝道。生舉首望之。前有鐵城三重。宮闕欽峩。在金山之下。火炎漲天。融融勃勃。顧視道傍人物。於火燄中。屢洋銅融鐵。如蹋潭泥。生之前路可數十步。許如砥而無流。金烈火。蓋神力所變爾。至王城。四門豁開。池臺樓觀。一如人間。有二美姝出拜。扶携而入。王戴通天之冠。束文玉之帶。乘珪下階。而迎生。俯伏在地。不能仰視。王曰。土地殊異。不相統攝。而識理君子。豈可以威勢屈其躬也。挽袖而登殿上。別施一床。卽王欄金床也。坐定。王呼侍者進茶。生側目視之。茶則融銅果。則鐵丸也。生且驚且懼。而不能避。以觀其所爲。進

於前。則香茗佳果馨香芬郁。薰于一殿。茶罷。王語生曰。士不識此地乎。所謂炎浮洲也。宮之北山。卽沃焦山也。此洲在天之南。故曰南炎浮洲。炎浮者。炎火赫赫。常浮大虛。故稱之云耳。我名燄摩。言爲燄所摩也。爲此土君師。已萬餘載矣。壽久而靈心之所之。無不神通。志之所欲。無不隨意。蒼頡作字。送吾民以哭之。瞿曇成佛。遣吾徒以護之。至於三五周孔。則以道自衛。吾不能側足於其間也。生問曰。周孔瞿曇。何如人也。王曰。周孔中華文物中之聖也。瞿曇西域姦兇中之聖也。文物雖明。人性駁粹。周孔率之。姦兇雖昧。氣

有利鈍。瞿曇警之。周孔之教。以正去邪。瞿曇之法。設邪去邪。以正去邪。故其言正直。以邪去邪。故其言荒誕。正直故君子易從。荒誕故小人易信。其極致則皆使君子小人終歸於正理。未嘗惑世誣民。以異道誤之也。生又問曰。鬼神之說。乃何王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蓋造化之迹。而二氣之良能也。生則曰。人物死則曰。鬼神。而其理則未嘗異也。生曰。世有祭祀鬼神之禮。且祭祀之鬼神與造化之鬼神異乎。曰。不異也。士豈不見乎。先儒云。鬼神無形無聲。然物之終始。無非陰陽合散之所為。且祭天地所以謹陰陽之

造化也。祀山川所以報氣化之升降也。享祖考所以報本。祀六神所以免禍。皆使人致其敬也。非有形質以妄加禍福於人間。特人君高懷愴洋洋如在耳。孔子所謂敬鬼神而遠之。正謂此也。生曰。世有厲氣妖魅害人惑物。此亦當言鬼神乎。王曰。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而伸者造化之神也。屈而不伸者乃鬱結之妖也。合造化故與陰陽終始而無跡。滯鬱結故混人物。冤懟而有形。山之妖曰魑。水之怪曰魍。水石之怪曰龍。罔象木石之怪曰夔。魍魎害物曰厲。惱物曰魔。依物曰妖。惑物曰魅。皆鬼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即神

也。神者妙用之謂也。鬼者歸根之謂也。天人一理顯
 微無間。歸根曰靜復。命曰常終始造化而有不可知
 其造化之跡是即所謂道也。故曰鬼神之神其盛矣
 乎。生又問曰。僕嘗聞於為佛者之徒。有曰。天上有天
 堂快樂處。地下有地獄苦楚處。列其府十王。鞠十八
 獄囚。有諸且人死七日之後。俟佛設齋以薦其魂。祀
 王燒錢以贖其罪。姦暴之人。王可寬宥否。王驚愕曰。
 是非吾所聞。古人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闢一闔之
 謂變。生生之謂易。無妄之謂誠。夫如是則豈有乾坤
 之外。復有乾坤天地之外。更有天地乎。如王者萬民

所歸之名也。三代以上億兆之主皆曰王。而無稱異
 名。如夫子修春秋。立百主不易之大法。尊周空曰天
 王。則王者之名不可加也。至秦滅六國。四海自以
 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乃改王號曰皇帝。當是時。僭
 竊稱王者頗多。如魏梁荆楚之君。是已自是。以後王
 者之名分紛如也。文武成康之尊號已墜地矣。且流
 俗無知。以人情相濫。不足道。至於神道則尚嚴安有
 一域之內。王者如是其多哉。士豈不聞天無二日。國
 無二王乎。其語不足信也。至於設齋薦魂祀王燒錢。
 吾不覺其所為也。士試詳其世俗之矯妄。生退席敷

維而陳曰。世俗當父母死亡七七之日。若尊者卑不
顧喪葬之禮。專以追薦爲務。富者糜費過度。炫耀人
聽。貧者至於賣田買宅。貸錢賒穀。鏤紙爲幡。剪絲爲
花。招衆鬚爲福田。立壞像爲導師。唱唄諷誦。烏鳴鼠
啣。曾無意謂爲喪者。携妻率兒。援類呼朋。男女混雜。
矢溺狼籍。使淨土變爲穢溷。寂場變爲鬧市。而又招
所謂十王者。備饌以祭之。燒錢以贖之。爲十王者。當
不顧禮義。縱貪而濫受之乎。當考其法度。循憲而重
罰之乎。此不肖所以憤排而不敢忍言也。請爲不肖
辨之。王曰。噫哉。至於此極也。且人之生也。天命之以

性。地養之以生。君治之以法。師教之以道。親育之以
恩。由是五典有序。三綱不紊。順之則祥。逆之則殃。祥
與殃在人世受之耳。至於死。則精氣已散。升降還源。
那有復留於幽冥之內哉。且冤懟之魂。橫天之鬼。不
得其死。莫宜其氣。罄罄於戰場。黃沙之域。啾啾於負
命。嗚冤之家者。間或有之。或托巫以致款。或依人以
辨懟。雖精神未散於當時。畢竟當歸於無朕。豈有假
形於冥地。以受犴獄乎。此格物君子所當斟酌也。至
於齋佛祀王之事。則尤誕矣。且齋者潔淨之義。所以
齋不齋而致其齋也。佛者清淨之稱。王者尊嚴之號。

求車求金。敗於春秋。用金用絹。始於漢魏。那有以清
淨之神。而享世人供養。以王者之尊。而受罪人賄賂。
以幽冥之鬼。而縱世間刑罰乎。此亦窮理之士所當
商略也。生又問曰。輪回不已。死此生彼之義。可問否。
曰。精靈未散。則似有輪回。然久則散而消耗矣。生曰。
王何故居此異域。而為王者乎。我曰。在世盡忠於王。
發憤討賊。乃誓曰。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餘願未殄。而
忠誠不滅。故托此惡鄉。為君長。今居此地。而仰我者。
皆前世弑逆姦兇之徒。托生於此。而為我所制。將格
其非心者也。然非正直無私。不能一日為君長於此。

地也。寡人聞子正直抗志。在世不屈。真達人也。而不
得一奮其志於當世。使荆璞棄於塵野。明月沉于重
淵。不遇良匠。誰知至寶。豈不惜哉。余亦時運已盡。將
捐弓劍。子亦命數已窮。當瘞蓬蒿。可收此邦。非子而
誰。厥開宴極歡。問生以三韓興亡之跡。生一一陳之。
至高麗創業之由。王歎傷再三。曰。有國者不可以暴
劫民。民雖若瞿瞿。以從。內懷悖逆。積日至月。則堅冰
之禍起矣。有德者不可以力進位。天雖不諄諄以語
示以行事。自始至終。而上帝之命嚴矣。蓋國者民之
國。命者天之命也。天命已去。民心已離。則雖欲保身。

將何爲哉。又復叙歷代帝王崇異道致妖祥之事。玉
便覺頰曰。民謳謔而水旱至者。是天使人主重以戒
謹也。民怨咨而祥瑞現者。是妖媚人主益以驕縱也。
且歷代帝王致瑞之日。民其按堵乎。呼冤乎。曰。姦臣
蠱起。大亂屢作。而上之人。賈威爲善。以釣名。其能安
乎。王良久歎曰。子之言是也。寔畢。王欲禪位于生。乃
手制曰。炎洲之域。實是瘴厲之鄉。禹跡之所不到。穆
駁之所未窮。彤雲蔽日。毒霧障天。渴飲赫赫之洋銅。
飢餐烘烘之融鐵。非夜叉羅刹。無以措其足。魍魎
魍魎。莫能肆其氣。火城千里。鐵嶽萬重。民俗強悍。非正

直無以辨其姦。地勢凹隆。非神威不可施。其化咨爾
東國。某正直無私。剛毅有斷。着合章之質。有發蒙之
才。顯榮雖蔑於身前。綱紀實在於身後。兆民永賴。非
子而誰。宜導德齋禮。奠納民於至善。躬行心得。庶躋
世於雍熙。體天立極。法堯禪舜。予其作賓。嗚呼。欽哉。
生奉詔周旋再拜而出。王復勅臣民致賀。以備君禮。
送之。又勅生曰。不久當還。勞此一行所陳之語。傳播
人間。一掃荒唐。生又再拜致謝曰。敢不對揚。休命之
萬一。既出門。挽車者蹉跌覆轍。生仆地驚起。而覺乃
一夢也。開目視之。書冊拋床。燈花明滅。生感訝良久。

自念將死日以處置家事為懷數月有疾料必不起却醫巫而逝其將化之夕夢神人告於四鄰曰汝鄰家某公將為閻羅王者云

龍宮赴宴錄

松都有天磨山其山高插而峭秀故曰天磨山中有龍湫名曰瓢淵窄而深不知其幾丈溢而為瀑可百餘丈景槩清麗遊僧過客必於此而觀覽焉夙者異靈載諸傳記國家歲時以牲牢祀之前朝有韓生者少而能文著於朝廷以文士稱之嘗於所居室日晚宴坐忽有青衫幘頭郎官二人從空而下俯伏於庭

曰瓢淵神龍奉邀生愕然變色曰神人路隔安能相及且水府汗漫波浪相嚙安可利往二人曰有駿足在門願勿辭也遂鞠躬挽袂出門果有驄馬金鞍玉勒蓋薰羅帕而有翼者也從者皆紅巾抹額而錦袴者十餘人扶生上馬幢蓋前導妓樂後隨一人執芻從之其馬緣空而飛但見足下煙雲冉冉不見地之在下也頃刻間已至於宮門之外下馬而立守門者皆著彭蜺鰲鱗之甲矛戟森然眼眶可寸許見生皆低頭交拜鋪床請憩似有預待二人趨入報之俄而青童二人拱手引入生舒步而進仰視宮門榜曰合

仁之門。生纔入門。神王戴切雲冠。佩劍。秉簡而下。廷之。上階。升殿。請坐。卽水晶宮白玉床也。生屈伏。固辭。曰。下土愚人。甘與草木同腐。安得干冒神威。濫承寵接。神王曰。久望令聞。仰屈尊儀。幸毋見訝。遂揮手揖。坐。生三讓。而登。神王南向。踞七寶華床。生西向而坐。坐未定。閤者傳言曰。賓至。王又出門迎接。見有三人。著紅袍。乘絲輦。威儀侍從。儼若王者。王又延之殿上。生隱於牖下。欲蹙其定。而請謁。王勸三人東向。揖坐。而告曰。適有文士在陽界。奉邀諸君。勿相疑也。命左右引入。生趨進禮拜。諸人皆俛首答拜。生讓座曰。尊

神貴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高座。固辭。諸人曰。陰陽路殊。不相統攝。而神王威重。鑑人惟明。子必人間文章鉅公。神王是命。請勿拒也。神王曰。坐。三人一時就座。生乃踟躇而登。跪於席邊。神王曰。安座。坐定。行茶一巡。神王告曰。寡人止有一女。已加冠笄。將欲適人。而弊居僻陋。無迎待之館。花燭之房。今欲別構一閣。命名佳會。工匠已集。木石咸具。而所乏者。上梁女耳。側聞秀才名著。三韓才冠。百家。故特遠招。幸爲寡人製之。言未既。有二童子。一捧碧玉之硯。湘竹之管。一捧冰綃。一丈跪進於前。生俛伏而起。深翰立成。雲煙

相糺其詞曰

切以堪輿之內龍神最靈人物之間配匹至重既
 有潤物之功可無衍福之基是以關雎好逑所以
 著萬化之始飛龍利見亦以象靈變之迹是用新
 構阿房昭揭盛號集蜃鼉而作力聚寶貝以為材
 豎水晶珊瑚之柱掛龍骨琅玕之梁珠簾捲而山
 靄青葱玉戶開而洞雲繚繞宜室宜家享胡福於
 萬年鼓瑟鼓琴毓金枝於億世用資風雲之變永
 補造化之功在天在淵蘇下民之渴望或潛或躍
 祐上帝之仁心騰蒼快於乾坤威德洽乎遐邇玄

龜赤鯉踊躍而助唱木怪山魃次第而來賀宜作
 短歌用揭雕梁拋梁東紫翠峯堯撐碧空一夜雷
 聲喧繞澗蒼崖萬仞珠玲瓏拋梁西征轉巖廻山
 鳥啼湛湛深湫知幾丈一泓春水似玻璃拋梁南
 十里松杉橫翠嵐誰識神宮宏且壯碧琉璃底影
 相涵拋梁北曉日初升潭鏡碧素練橫空三百丈
 翻疑天上銀河落拋梁上手捫白虹遊葦蒼渤海
 扶桑千萬里顧視人寰如一掌拋梁下可惜春疇
 飛野馬願將一滴靈源水四海便作甘雨灑伏願
 營室之後合番之晨萬福咸臻千祥畢至瑤宮玉

殿挾卿雲之變。鍵鳳枕。鴛衾聳歡聲。之騰沸。不顯其德。以赫厥靈。

書畢進呈。神王大喜。乃命三神傳閱三神。皆喑喑歎賞。於是神王開潤筆。宴生跪曰。尊神畢集。不敢問諱。神王曰。秀才陽人。固不知矣。一祖江神。二洛河神。三碧瀾神也。余欲與秀才光伴。故邀爾酒。進樂作。有蛾眉十餘輩。搖翠袖。戴瓊花。相進相退。舞而歌。碧潭之曲曰。

青山兮蒼蒼。碧潭兮汪汪。飛澗兮泱泱。接天上之銀潢。若有人兮波中央。振環珮兮琳琅。威炎赫兮

煌煌。羌氣宇兮軒昂。擇吉日兮辰良。占鳳鳴之鏘鏘。有翼兮華堂。有祚兮靈長。招文士兮製短章。歌盛化兮舉脩梁。酌桂酒兮飛羽觴。輕燕回兮踏春陽。獸口噴兮瑞香。豕腹沸兮瓊漿。擊魚鼓兮郎當。吹龍笛兮趨蹌。神儼然而。在床。仰至德兮不可忘。舞竟復有總角十餘輩。左執翮。右執翮。相旋相顧。而歌回風之曲曰。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日將暮兮清波生。細紋兮如羅。風飄飄兮鬢鬢。雲冉冉兮衣婆娑。周旋兮委蛇。巧笑兮相過。捐余襟兮鳴澗。解

梅金齋
余環兮寒沙露漑兮庭蕪煙暝兮欽峩望遠峯之
寥嗟若江上之青螺疏擊兮銅羅醉舞兮僂僂有
酒兮如沱有肉兮如坡賓既醉兮顏酡製新曲兮
酣歌或相扶兮相拖或相拍兮相呵擊玉壺兮飲
無何清興闌兮哀情多

舞竟神王喜抃洗爵捧觥致於生前自吹玉龍之笛
歌水龍吟一闋以盡歡娛之情其詞曰

管絃聲裏傳觴瑞麟口噴青龍腦橫吹片玉一擊
天上碧雲如掃響激濤曲飈風月景閑人老悵光
陰似箭風流若夢歡娛又生煩惱西嶺綵嵐初散

喜東峯冰盤凝灑舉杯爲問青天明月幾看醜好
酒滿金罍人頽玉岫誰人推倒爲佳賓脫盡十載
雲泥豈鬱快登蒼昊

歌竟顧謂左右曰此間伎戲不類人間爾等爲嘉賓
呈之有二人自稱郭介士舉足橫行進而告曰僕巖
中隱士沙穴幽人八月風清輸芒東海之濱九夫雲
散含光南井之傍中黃外圓被堅執銳常支解以入
鼎縱摩頂而利人滋味風流可解壯士之顏形模郭
索終貽婦人之笑趙倫雖惡於水中錢昆常思於外
郡死入畢吏部之手神依韓晉公之筆且逢場而作

戲宜弄脚以周旋。卽於席前負甲執戈噴沫瞪視。同
矐接肢。踣跚趨蹌。進前退後。作八風之舞。其類數十。
折旋俯伏。一時中節。乃作歌曰。

依江海以穴處兮。吐氣宇與虎爭。身九尺而入貫。
類十種而多名。喜神王之嘉會。羌頰足而橫行。愛
淵潛以獨處。驚江浦之燈光。匪酬恩而泣珠。非報
仇而橫槍。嗟濠梁之巨族。笑我謂我無腸。然可比
於君子。德充腹而內黃。美在中而暢四支兮。螯流
王而疑香。羌今夕兮何夕。赴瑤池之霞觴。神矯首
而載歌。賓旣醉而彷徨。黃金殿兮白玉床。傳巨觥

兮咽絲簧。弄君山三管之奇聲。飽仙府九盃之神
漿。山鬼趨兮翱翔。水族跳兮騰驤。山有榛兮濕有
苓。懷美人兮不能忘。

於是左旋右折。殿後奔前。滿座皆輾轉失笑。戲畢。又
有一人。自稱玄先生。曳尾延頸。吐氣凝眸。進而告曰。
僕著叢隱者。蓮葉遊人。洛水負文。已旌神禹之功。清
江被網。曾著元君之策。縱剗腸以利人。恐脫殼之難。
堪山節藻。稅殼爲臧。公之珍石。腸玄申胸。吐壯士之
氣。盧敖踞我於海上。毛寶放我於江中。生爲嘉世之
珍。死作靈道之寶。宜張口而呵呻。聊以舒千年藏。六

之胸懷即於席前吐氣裊裊如縷長百餘尺吸之則無迹或縮頸藏肢或引項搖頭俄而進蹈安徐作九功之舞獨進獨退乃作歌曰

依山澤以介處兮愛呼吸而長生生千歲而五聚
搖十尾而最靈寧曳尾於泥途兮不願藏乎廟堂
匪鍊丹而久視非學道而靈長遭聖明於千載呈
瑞應之昭彰我為水族之長兮助連山與歸藏負
文字而有數兮告吉凶而成策然而多智有所危
困多能有所不及未免剖心而灼背兮侶魚蝦而
屏迹羞伸頸而舉踵兮預高堂之燕席賀飛龍之

靈變玩吞龜之筆刀酒既進而樂作羌歡娛兮無
極擊鼉鼓而吹鳳簫兮舞潛虬於幽壑集山澤之
魑魅聚江河之君長若溫嶠之燃犀慚禹鼎之罔
象相舞蹈於前庭或謔笑而撫掌日欲落兮風生
魚龍翔兮波滂泱時不可兮驟得心矯厲而慨慷
曲終夷猶恍惚跳躒低昂莫辨其狀萬座啞喑戲畢
於是木石翹翹山林精恠起而各呈所能或嘯或歌
或舞或吹或抃或踊異狀同音乃作歌曰

神龍在淵或躍于天於千万年厥祚延綿卑禮招
賢儼若神仙翫彼新篇珠玉相聯琬琰以鐫千載

禾傳君子言旋開此瓊筵歌以採蓮妙舞蹀翩伐
鼓淵淵和彼繁絃一掉航船鯨吸百川揖讓周旋
樂且無愆

歌竟於是江河君長跪而陳詩其第十座曰

碧海朝宗勢未休奔波汨汨負輕舟雲初散後月
沉浦潮欲起時風滿洲日暖龜魚閑出沒波明鳧
鷖任沉浮年年鷗石多鳴咽此夕歡娛蕩百憂

第二座曰

五花樹影蔭重茵邊豆笙簧次第陳雲母帳中歌
宛轉水晶簾裏舞逡巡神龍豈是池中物文士由

第三座曰

來席上珍安得長繩繫白日留連泥醉艷陽春

神王醕酌倚金床山靄霏霏已夕陽妙舞傴僂河
錦袖清歌細細遶雕梁幾年孤憤翻銀島今日同
歡舉玉觴流盡光陰人不識古今世事太念忙

題畢進呈神王笑閱使人授生生受之跪讀三復賞
詵卽於坐前題二十韻以陳盛事詞曰

天磨高出漢巖溜遠飛空直下穿林壑奔流作巨
淙波心涵月窟潭底闕龍宮變化留神迹騰攀建
大功煙煴生細霧駘蕩起祥風碧落分符重青丘

列爵崇乘雲朝紫極行兩駕青駟金闕開佳嶽瑤
階奏別鴻流霞浮茗椀湛露滴荷紅揖讓威儀重
周旋禮度豐衣冠文粲爛環珮響玲瓏魚鱉來朝
賀江河亦會同靈機何恍惚玄德更淵冲苑繫催
花鼓樽垂吸酒虹天姝吹玉笛王母理絲桐百拜
傳醪醴三呼祝華嵩煙沉霜膚果盤映水晶葱珍
味充喉潤恩波浹骨融還如食沆瀣宛似到瀛蓬
歡罷應相別風流一夢中

詩進滿座皆歡賞不已神王謝曰當勒之金石以爲
弊居之寶生拜謝進而告曰龍宮勝事已盡見之矣

且宮室之廣疆域之壯可周覽不神王曰可生受命
出戶盱衡但見絲雲繚繞不辨東西神主命吹雲者
掃之有一人於殿庭蹙口一吹天宇晃朗無山石巖
崖但見世界平闊如碁局可數十里瓊花琪樹列植
其中布以金沙繚以金墉其廊廡庭除皆鋪碧琉璃
塼光影相涵神王命一人指揮觀覽行到一樓名曰
朝元之樓純是玻璃所成飾以珠玉錯以金碧登之
若凌虛焉其層千級生欲盡登使者曰神王以神力
自登僕等亦不能盡覽矣蓋上級與雲霄並非塵凡
可及生登七層而下又到一閣名曰凌虛之閣生問

曰此閣何用曰此神王朝天之時整其儀仗飭其衣冠之處生請曰願觀儀仗使者引至一處有一物如圓鏡擘擘有光眩目不可諦視生曰此何物也曰電母之鏡又有鼓大小相稱生欲擊之使者止之曰若一擊則百物皆震即雷公之鼓也又有一物如橐籥生欲搖之使者復止之曰若一搖則山石盡崩大木斯拔即哨風之囊也又有一物如拂箒而水瓮在邊生欲洒之使者又止之曰若一洒則洪水滂沱懷山襄陵生曰然則何乃不置噓雲之器曰雲則神王神力所化非機括可做生又曰雷公電母風伯雨師何

在曰天帝囚於幽處使不得遊王出則斯集矣其餘器具不能盡識又有長廊連亘數里戶牖鎖以金龍之鑰生問此何處使者曰此神王七寶之藏也周覽許時不能遍見生曰欲還使者曰唯生將還其門戶重重迷不知其所之命使者而先導焉生到本座致謝於王曰厚蒙恩榮周覽佳境再拜而別於是神主以珊瑚盤盛明珠二顆冰綃二匹爲贖行之資拜別門外三神同時拜辭三神垂輦直返復命二使者持穿山簌水之角揮以送之一人謂生曰可登吾背開自半餉生如其言一人揮角先導恰似登空唯聞風

水聲移時不絕聲止開目但偃卧居室而已生出所
視之大皇初稀東方向明鷄三鳴而更五點矣急探
其懷而視之則珠綃在焉生藏之巾箱以爲至寶不
肯示人其後生不以利名爲懷入名山不知所終
書甲集後

矮屋青氈暖有餘滿窓梅影月明初挑燈永夜焚
香坐閑著人間不見書

玉堂揮翰已無心端坐松窓夜正深香燭銅瓶烏

几淨風流奇話細搜尋

梅金鰲新話

終

兼應二年仲春
崑山館道可處士刊行

明治壬子一月廿二日來之於
神田裏神保街村口書舖

島田以波

